

深拥仲夏情

宋思樵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深拥仲夏情

宋思樵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深拥仲夏情

宋思樵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375 印张 114 千字

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224-03515-7/I. 809

定 价：3.65 元

内 容 提 要

青年企业家林弘毅，一边眷恋着自己漂亮贤淑的妻子，另一只手还搂抱着红粉知己——女秘书。正当他沉醉于欺霸他人田产得意之时，却出现了私生子能否出生的矛盾。仇家的追杀也使他不知所顾。迷茫中，汽车翻下了路面。

两个痴心的女人，强争相守不醒人事的情郎。居心叵测的同事，妄图瓜分“飞龙”公司。意料之外，仇家竟仗义为他辩护
.....

蓦然回头，仍是来时之路。俱往矣，名利已不再是钓饵！
拥妻抚子，平常之人过平常人的生活，其乐融融。

在一间设备讲究，陈设豪华，单调的色彩中透出阴冷的气氛的偌大会议室里，巨型的会议桌两旁坐满了前来开会的各部门主管。

这间会议室位处大厦的顶楼，一边全是窗户，可以鸟瞰窗外台北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。会议室里的气氛是严肃的，所有参与这次会议的人都正襟危坐，目光一致望着最远的桌头，个个凝注裁示的表情。

林弘毅是个才三十出头却已经踩在云端的成功商人，由于发迹得早，加上灵活的手腕与头脑，无往不胜的他早已养成妄自尊大的性格。他所投资的事业多半是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主，所获得的巨额利润，又转投资其他相关事业，由于他眼光独到，而且有魄力，是个精明、强悍的人物，在商界是人人既要争取巴结，却又妒嫉、戒慎的高手。但不可否认的，他是个极有成就的年轻“商业巨子”。

他坐在主席位上。眼中时时闪着一股犀利的目光，在他英俊、霸气的脸上也透露出自信、志得意满的气息。

他什么都有了——事业、娇妻、儿子、成功、名声、财富……但是不够，他要更多。他要一切！

坐在林弘毅右手边第一个位子的是徐大行。徐大行既是公司的股东，也算是林弘毅事业上的伙伴，又比林弘毅年长，但是他在林弘毅的面前，气势始终矮了一截。

“这块山坡地不算挺大，只有六甲，一甲地是两千九百三

十四坪，六甲就是一万七千六百零四坪，对方建设公司现在开价十八万一坪，我想杀成十五万应该没有问题，谁要他们周转不灵，急着等钱用。”徐大行一副很干练、精明的样子。

“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谈妥？”林弘毅冷峻地问。

“有一点……小……小问题，小麻烦……”徐大行嗫嚅地，不再那么得意。

林弘毅没有出声，他冷漠地扫视着大家，冷不防将桌上原本竖立的打火机一推，在安静的室内，传出了清脆的声响，令在场的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脸上的表情充满了畏惧，大家都目不斜视地静听林弘毅开口。

他一手插在西装内腰上，一手放在桌上，不苟言笑地说话了。

“我林弘毅白手起家，一生经历大小场面无数，想要的东西，还没有得不到手的，大行兄……”他以讥讽的语气，对满头冷汗的徐大行说：“你说的小问题、小麻烦是什么？”

徐大行先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有些结巴地说：“那上面住着的几户人家，有……有一户执意不肯搬。”

“干什么的？果农？”

“不……不是果农，是个退伍军人，住在大湖已经三十年了，老夫妻两人，开了间杂货店。”徐大行低着头报告。

“占地多少？”林弘毅问。

“不多？三十几坪。”

林弘毅闻言虽不语，但是看得出脑筋飞快地转着，一会儿，他低沉着嗓音又问：“开口了吗？”

“开口就好办了，好说歹说就是不搬。”

“谁负责联络的？”

徐大行看了一眼王国宝。

王国宝是林弘毅的手下得力的大将之一，表面上他是智囊团的一员，其实他出的主意都是察颜观色、逢迎拍马来的，本人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，只会攀附，顺势往上爬，哪边有好处就往哪边靠拢。

现在一问到他的责任，他立刻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

“报告董事长，是您的那位同学杨怀远。”王国宝毕恭毕敬地说。

林弘毅一听，立刻按下桌上的对讲机电话。“叫陈美芳进来！”

一阵慌乱的撞击声，陈美芳慌忙地推门而入，她发出的声响与原本严肃的气氛极不协调，加上她头发梳成零乱的马尾巴，及地的长裙有些邋遢，虽然她的外表粗枝大叶，一副不太稳定、迷糊的样子，但是心地善良、纯真，她的出现使得林弘毅不耐地轻皱眉头。

“董事长，什么事？”陈美芳手中抱着纪录的夹板，有些怯懦地问。

“杨怀远在不在？”林弘毅看也不看她地问。

“一早就出去了，中午才会回来。”

“找到他，要他立刻回来见我！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？”陈美芳有些为难的表情。“他人在桃园，不知道赶不赶得回来……”

林弘毅一拍桌子，众人一惊，陈美芳则吓得后退了一大步。

“我叫你找到他，要他立刻回来见我，听见没有？滚出去！”他大吼。

陈美芳面无人色，赶忙退出。

坐在林弘毅身边的盛巧玲，此刻适时地伸出手按了一下林弘毅的手，温柔微笑地望着他，她知道自己可以使他冷静下来。

其实盛巧玲是林弘毅的红粉知己兼“密友”已是半公开的事实，她聪明能干、漂亮大方，是时下社会所谓的新派时髦女性、女强人，有自信，经济独立，不依靠男人，也不屑成为男人的附属品，更不当花瓶。

她可以只要爱情不要婚姻，她可以任自己丈夫所指也不改自身的行径，只要她喜欢，只要她没有伤害到自己、伤害到别人，她就不会去在乎别人对她的评说，人活着毕竟是要为自己而活。不是吗？！

林弘毅慢慢地缓和自己的情绪，然后转身对王国宝说着：“叫会计部门给陈美芳三个月的遣散费，明天她不必再来上班了。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脸部的表情都带着吃惊。

“董事长，陈小姐是杨怀远介绍来的，她才干了三个星期！”王国宝试图建议。

“是你当董事长还是我当董事长？”林弘毅对王国宝投去极为严厉的目光，接着话题一转，巡视着众人的脸。“今天下午我要亲自上山，我倒要见识见识是什么样三头六臂的人物，散会！”

* * * * *

大湖的乡下，有数幢破破旧旧的房子，一些住户正在打包行李，准备迁出。

胡聪松夫妇是说什么都肯搬，什么威胁利诱都无法动

摇他们，他们以为隔壁的老方夫妇也和他们有一样的想法，没想到老远却看到方家的院子已有数件家具，老方夫妇则忙着搬出行李捆扎。

这情形令胡聪松不解，他一路叫着来到方家的院子门口。

“老方，不是说好大家都不搬吗？怎么变卦了？”

老方搓着手，有些不好意思。“不是我要搬啦，是我儿子媳妇，说孙子没人带，要我们搬过去，说是住在一起大家也有个照应。”

方妻可不这么想，她一脸恨恨的表情。“我可是一千个、一万个不愿意住在儿子媳妇家，还不是当老妈子，都是他！”她指着丈夫。“说什么五百万现金放在银行生利息，吃住是儿子的，可以舒舒服服养老了。”

老方被自己老婆这么一说，更加地不好意思了。“老胡，我想了很久，咱们苦了一辈子，没享过几天清福，现在建设公司愿意出五百万买这烂房子，我呢，在儿子家高兴就住下去，不高兴我就带老伴回大陆，五百万一个月光是利息就三万多，折合美金一千多，在大陆可以当皇帝喽！”

“可是……你们这一搬，别人也会跟着搬，咱们几十年邻居交情，这一来全四分五裂，各奔东西，以后想要再聚就难了！”胡聪松气急败坏地说。

“是啊！”胡母帮腔。“这地方环境又好，空气也新鲜，在这儿养老多好哩！”

“没办法，老胡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另外几家人也收了订金，人家对方也涨了价，像我这一家，本来三百五十万，现在涨到五百万，我不贪心，够了。五百万养老足够了！老胡，看在钱的份上，我劝你也搬算了。”老方苦口婆心地劝。

“钱、钱、钱，你们的眼里就只知道钱！”胡聪松气得跳起来。“你懂不懂，这块地方等于是我们的根，年轻的时候，随着部队东调西迁的，退役下来好不容易在这块地上安家落户，开垦出来，我对这块地有感情。”

“但是——”老方还要再劝。

“不行。”胡聪松非常的固执。“我绝不搬，我绝不离开这个地方。”

“但是我们大家都走了，只剩下你们一家——”

胡聪松又再跳起来。“一家有什么关系？我脚踩这块地，头顶一片天，我不贪财，不求人，我活得心安理得的很！”

“附近没了人家，你那杂货店生意要怎么维持？”老方替他担心着。

“没生意不见得就会饿肚子，清茶淡饭，养鸡养鸭，照样活得下去，告诉你，老方，这块地是我儿子出生成长的地方，是他的故乡，我不但不搬，我还要好好地整修房子，等我儿子回来！”胡聪松以一种毫无商量余地的坚决表情说着。

老方感叹地摇摇头。

胡聪松见自己改变不了现状，拉着胡母，气呼呼地走开了，连一声再见也没有说。

老方夫妇难过又苦涩地笑着。

“我也不想搬啊……”老方自言自语：“可是人家财大势大，我们斗得过他们吗？”

没有人有答案，世间的确充斥着许许多多的无可奈何，由不得人硬脾气，毕意识时务者为俊杰。

* * * * *

杨怀远一回到公司才知道陈美芳被开除的事。陈美芳是

一个朋友托他照顾的，说什么他都不能不管她，他了解陈美芳，她是有些经验不足，热心有余，但她可以调教，弘毅不该因为一点小事就开除她。况且他和弘毅是同学兼好友，弘毅有今天，他杨怀远也出了些力，他至少应该可以为美芳求情，让她留下来，林弘毅应该会卖他这个面子的。

他才推开林弘毅办公室的门，就已经听见弘毅对着电话不耐烦地说着：

“保姆走了花钱再请一个就是了，这种小事也值得大惊小怪地打电话来烦我……你不会自己到介绍所去问？！真是！”林弘毅重重的放下电话，对坐在他对面的盛巧玲说：“佩茹打来的，保姆又不肯干了，这年头找个合适的人还真难。”

盛巧玲带着她一贯世故的浅笑，先示意杨怀远坐下，然后轻声提醒弘毅，并且站了起来。

“弘毅，杨怀远来了。”

“坐、坐、坐，唉，你是怎么搞的？”看着她，林弘毅略为不耐烦地说。

“你们先谈吧！”盛巧玲颇为识相的，她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出现，什么时候该退场，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该保持沉默。“我回办公室一下，出来一上午了，一定有多好多事要处理。”

“那……地目变更的问题呢？”林弘毅望着她。

她走过去将手按在他肩上，巧笑倩兮。“只要买得到那块地，我就有办法打通各关节，我盛巧玲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？！嗯？”

他笑了，轻轻地拍拍她，碍于杨怀远在场，只好语重心长

地说：“我就喜欢听你这句话，晚上……联络。”

“还有……”她笑笑。“我看陈美芳挺老实，秘书干不成，干脆调回家当家教兼保姆，也可以和佩茹做个伴，你看如何？”她说完之后抛给他一个微笑，再对怀远略为点点头，大方得体地退出。

等她出去之后，林弘毅换上了另一副面孔，语带严厉连珠炮似地对怀远说：

“大湖山上的那块地，你是怎么办事的？区区一个退伍荣民，给他钱就是了嘛，别人家是多少，给他个双倍，这种小事怎么还要我教你呢？怀远啊，咱们是老同学，要想在商场上混出头面来，不但要眼明手快，还要——”

“心狠手辣是不是？”杨怀远冷冷地说，表情并不好看。

“别说的这么难听，坦白地讲，我要不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我大可以在今天的会议上做出裁决，让王国宝他们负责接手。机会是你的，这一进一出的佣金，够你吃喝玩乐一辈子，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优柔寡断，成不了气候呢？”林弘毅有些轻蔑的表情。“难怪到现在你还是一贫如洗，连个老婆都娶不到——”

杨怀远心中本来就有许多的不满，再听林弘毅这么一说，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。

“够了，林弘毅，你耀武扬威、神气活现地耍了半天，无非是希望在我面前显示你有多成功，坦白讲，像你们这种只顾赚钱，不顾别人死活的玩法，我杨怀远根本就看不上眼。”

“既然看不上眼，一年前又何必投靠在我麾下？”林弘毅也火大地站了起来，隔桌对着杨怀远吼着。“你大可以继续窝在乡下，赚那几个不死不活的辛苦钱啊！何必来找我？！”

“我来投靠你，是因为我瞎了眼睛，我以为当年在学校怀有理想抱负的林弘毅，在事业成功之余，应该可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，我自认为是千里马，想不到你不过是个利欲熏心、唯利是图的奸商！”杨怀远沉痛地道出他心中的想法。

林弘毅气极，冲了过去抓住杨怀远的衣领，恶狠狠地瞪着他。

“你清高，你伟大，好！我成全你，明天，你也不必来了！”林弘毅怒声吼道。

“正合我意，我早就想辞职不干了，你以为我愿意赖在你这里？哼！我没走是可怜你！”他推开了林弘毅的手，反过来抓住林弘毅。“看看你周围，你以为你高高在上，君临天下？你以为你是不可一世，呼风唤雨的皇帝？在我眼里，你不过是部毫无人性的赚钱机器，别人听命于你，因为你唯一的价值是会赚钱，等有一天，机器生锈了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就屁也不是！”

“你——”

放开林弘毅，杨怀远大步走出。

林弘毅则不屑地竖竖衣领，对着杨怀远的背影，大声地骂。“我倒要等着看，你出了这个大门，还能混出个什么名堂。”

已经走到门口，而且打开了办公室门的杨怀远回过头。

“我是个平凡人，我混不出什么名堂，不过我会活得很快乐，起码会比你快乐！”说完，杨怀远大步地走了出去，一点留恋的意思都没有。

才走到办公室外，他发现所有的公司同仁似乎都已经听见刚才争吵的一幕，都对他投以关切的眼光。

陈美芳红着眼迎向他。“你真的要走？”

“这儿不适合我，早走早好。”杨怀远洒脱而且和蔼地说。

“那我……怎么办？”

“如果你愿意，他会安排你到他家当保姆兼家教。”

“那……日子不是更难过了？”陈美芳担忧起来，如果不是需要这份薪水，她早掉头走人。

“应该不会，他很少在家，他的太太人很好……”杨怀远有感而发。“和他当年一样。”

“谢谢你！”她放下心，诚挚的。

“不是我，是盛小姐先提出的建议。”

“不管是谁提出的，我都心存感激。”陈美芳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了着落后，不免担心着杨怀远，她一直都对他存有一份好感。“你呢？你自己怎么办？你也丢了工作啊！”

“这不是问题，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，山野间的生活也许比较适合我。”杨怀远看得很开。

“山野？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可以做的事很多，我可以采草药卖给中药店，我可以种植兰花，我可以养鹿、养鸟。”

“哇！这种生活听起来真棒，有没有合适的地点？”她兴奋地喊道，不理睬办公室中其他同事的目光，她的个性一向如此。

“有，家父母生前在横贯公路附近买了一小块地，在别人眼里那是块鸟不生蛋的地方，不过我想我一个人倒也很好打发。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饱，省事得很。”他也极乐天地道。

“我不明白。”她纳闷。“你为什么思想跟别人不同？像我们董事长，他的脑筋就是一部活电脑，每一分钟都在算他可以用什么方法赚钱，赚多少钱，你跟他是同学，为什么人生价值观如此不一样？”

他耸耸肩。“我怎么知道？人活着是为了追寻快乐，他要拥有别人称羨的一切，他才会快乐，而我……呃，如果有一天，我那块地上能长出个什么果树来，我就会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你愿意留下地址给我吗？”她放大胆子地问。

他望了她一会儿。

“等我安定以后，我会写封明信片给你。”他笑笑。“也欢迎你有空上山来玩！”

“你欢迎我？”

“当然欢迎。”

暂时抛开他们自身的烦恼及对未来的不确定，他们相视一笑。

林弘毅在保镖及徐大行、王国宝一群人的簇拥下，来到了大湖山上的胡家。

胡母虽然还不是很清楚他们的来意，但来者是客人，她还是很热心地招呼他们，笑盈盈地拿出矿泉水来招待大家，并不时暗示自己丈夫的脸色要好看一点。

林弘毅非常恭敬地起身接过胡母倒给他的水，其他的人也萧规曹随。

胡聪松吸着烟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们找我有什么事？直接说吧！”

“伯父，”林弘毅先奉上一张名片。“您大约也看得出我们是建设公司的代表。”

“闻得出来，铜臭味很重！”胡聪松没好气地说。

王国宝的脸色倏地一变，但是林弘毅则丝毫不以为忤，他点着头，欠着身子，脸上是一派温和的表情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，我们做生意的就是这点不好，一身的铜臭味，完全不像伯父您闲云野鹤般山外高人，我就常常在想，有一天我年纪大了，也希望能住到山里去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。”他非常委婉地说。

胡聪松看了他一眼，不明白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

“你有话就说，不必拍马屁卖关子，不过，我可把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你们是想来动我房子的主意，那趁早请便，提也不用提！”胡父把丑话先说了。

林弘毅立刻挥手示意，徐大行马上将手提箱放在桌上，林弘毅打开箱子，里面是一叠叠的钞票。

“这里是两百万现金。”他又掏出了一张支票。“这张支票是五百万，一共七百万，伯父伯母一定也清楚，您这附近邻居，最多拿了五百万，您比他们多了两百万。”他接着站了起来，打量四周。“我打听过，胡伯伯三十年前从军中退役，就一直住在这里，当时你买这块地只花了一万块钱，一辈子省吃俭用，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。”

胡聪松没有出声，静静地听着。

林弘毅还以为自己打动了这个顽固的老家伙，他做状地敲敲木板墙，然后过来推推箱子。

“今天您一下子看到这么多钱，看到你这一生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数目……”他坐下，有些冷傲。“如果我是您，胡伯伯，够了，我会知足称心，拿着这笔钱去大陆养老罗。”

胡聪松猛地站了起来，将支票放进箱子，关好箱子并且提起它。

胡妻误会，忙走过来问。“老头子——”

胡聪松提起箱子走到门口，将箱子重重地放在外面。

“看你这个样子，应该是个读书人，我没把你的箱子扔出去，是还留了些情面给你，你现在给我走，我这儿不欢迎你！”胡聪松板起脸。

林弘毅冷冷地站了起来。

他那一群跟班的也都不敢坐着。

“如果七百万你觉得不够，我们还可以商量——”林弘毅以为胡老头只是摆摆样子。

“再多的钱我也不搬！”胡聪松怒吼道。

林弘毅开始露出凶狠的态度。“你搬不搬其实对我根本无所谓，地我是卖定了，整个这块山坡地我也会铲平整修。”他冷酷地一笑。“当然，您这儿除外，这公路及围墙嘛，绕着您这房子，咱们划清界限，三十坪嗯……刚好贴着围墙在墙外面，胡老先生，您别……敬酒不吃吃罚酒哦！”

“你威胁我？！”胡聪松暴跳如雷。“你试试看呀！你想用墙堵死我？没关系，我每天墙头种菜，墙尾煮饭，我出不了大门只好用天然肥料，熏死你们，看谁还敢买你们的房子。”

“老伯，火气别这么大，俗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，看样子咱们邻居是做定了，这往后路子还长得很，话说狠了，吃亏的是自己。”林弘毅的表情相当的冷漠，像戴了面具似的。

胡妻气极，再好的涵养也无法忍受，拿起一根扫把给自己的丈夫。

胡聪松接过扫把，挥舞着。“滚！给我滚出去，全是些吸血鬼、败类，滚……”

包括林弘毅在内的一群人狼狈地被赶了出门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尝到被扫把驱赶的滋味。

胡聪松当着他们的面，重重地将门关上。